# 【白素淫邪女医篇】【完】

行刑的枪兵，卡喳一声拉下了枪机。带着脚镣手铐的吴义，知道自己的生命，已到了尽头。

枪声响起，他觉得一股大力，强烈的撞击，并贯穿自己的身体。

他不由自主的拔腿就跑，眼前是刺眼的光亮，他陷入光圈，感觉自己的速度快得出奇。

咦！我不是被铐住了吗？怎么能跑的这么快？

吴义发觉自己，竟然到了市区大街的马路上。

他诧异的东张西望，此时，一辆巴士突如其来的迎面撞来，他闪避不及，被撞个正着，但巴士却穿过他的身体急驶而去。

愣在当场的吴义，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难道我已经死了？

接二连三的车子，不停的穿过他的身体，证明了这个事实。

吴义知道，自己真的死了。

轰动一时的变态杀人魔吴义，终於伏法了，社会大众也都松了口气。

这吴义在短短三个月内，共夺去了十二条人命；其中包括被他奸 杀的八名无辜妇女，以及四名缉捕他的干员。

吴义真可说是本市有史以来，最残酷凶悍的强 奸 杀人魔。

警察总监张杰，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家中，妻子方华殷勤的递上拖鞋。

吴义这个案子把他给累惨了，他已有十多天没好好睡觉，如今吴义伏法，他总算松了口气。

望着娇美的妻子，他内心不禁浮起一丝歉疚；为了办案他冷落了娇妻，几乎整整三个月，没和方华亲热。

但如今他又累得只想睡觉，真不知如何向老婆交待。

方华满心期待回家的丈夫，今晚能给她一点安慰；但张杰吃完饭，往沙发上一坐，就呼呼的睡着了，这使得年仅三十的她，感到无比的空虚。

毕竟她是个身体健康的女人，有着正常的需要，三个月没有夫妻生活，使她成熟的身体，感到极度的饥渴。

但如今…唉！她轻叹了一声，只得满怀幽怨的，洗个澡上床睡觉。

方华作了个怪梦，梦中那恐怖的强 奸 杀人魔，正粗暴的侵袭她。

他大力的捏着方华饱满的乳房，凶猛的进入方华体内，那股残酷冷血的狠劲，使得方华全身颤抖；但在恐惧中的她，却也经历了从所未有的极度高潮。

杀人魔似有无穷的精力，他用各种不同的体位，再三的挑逗她蹂躏她。

被摧残的方华，在挣扎的同时，内心虽极度恐惧，但身体上却获得异样的满足。

她心中竟兴起一股微妙的期盼，似乎希望杀人魔能经常的奸淫自己！

后庭传来一阵剧痛，使她醒了过来。

天啊！竟然真有人在她身后蠢动，那强力冲刺所带来的火辣辣感觉，使她发出痛苦的哀鸣，但身后之人却无动於衷。

痛苦到了尽头，强烈的舒适感逐渐滋生茁壮，方华感觉自己又再度飘荡在肉欲的波涛里。

此时，一双强劲有力的手，掐住她纤细的脖颈，她在极度的欢愉中，结束了短暂的生命。

连续几起杀妻疑案，震惊了整个社会，其中又以警察总监张杰的案件，最受人注目。

这些案件都有共同的特徵，那就是被害人死前，均有过激烈的性行为，而死亡原因都是颈部遭强力压制，窒息而死。

所有嫌犯均辩称，睡醒后便发现妻子死亡，自己对案情一无所悉。

但经过精密的体液分析却证明，死者体内仅有嫌犯之分泌物，因此整个案情，仍陷於扑朔迷离的胶着状态。

但最令人难以相信的，却是所有案件的作案模式，和已伏法的强 奸 杀人魔吴义，几乎如出一辙，这使得整个案件在悬疑中，又参杂几许灵异鬼魅的色彩。

卫斯理、白素俩人，听完黄堂的案情简报后，默不作声；但俩人心中却都在思考。

张杰是黄堂的老长官，和卫斯理也是旧识；其妻方华和白素，则是自幼熟悉的手帕交。

卫斯理与白素深知，张杰方华夫妻感情良好，绝不可能有杀妻的情事。

但各种证据却又显示，张杰是唯一的疑凶；黄堂关心老长官，又知道俩人和张杰夫妇的交情，因此请卫斯理夫妇出马帮忙。

黄堂走后，俩人分别出门蒐集相关资料，一天跑下来，并没什么特殊的收获。

卫斯理对一般刑案，本就没什么兴趣，此次冲着张杰勉为其难的参与，在无特殊进展下，不免意兴阑珊。

他洗过澡，躺在床上便呼呼大睡；至於详细的资料比对整理，则由白素一手包办。

白素翻阅案卷，将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，已是午夜时分。

她起来伸了个懒腰，便进入浴室准备洗澡；浴前她照例作了一系列，舒展筋骨的柔软体操。

年方三十的白素，面容端庄秀丽，体态婀娜多姿，全身焕发出一股妩媚诱人的风韵。

172公分的身高，55公斤的体重，使得她的整体曲线，显得修长匀称。

常年练武的白素，赤裸的胴体於柔媚中，另有一种刚健婀娜的特殊风味。

她周身肌肉充满强劲韧性，在一层薄薄的脂肪掩盖之下，更显得洁白晶莹，光滑圆润。

只见她白嫩饱满的双乳，丰润坚挺；修长结实的双腿，圆润光滑；香臀丰耸浑圆，小腹平坦坚实。

她举手投足之际，蜜桃瓣儿开，桃源洞口显；乳浪臀波，香风阵阵。

真是美不胜收，引人遐思。

此时在门边，一双贪婪的眼睛，正悄悄的紧盯着全身赤裸的白素。

沐浴中的白素，忽然感到身后有人窥视，她一个回旋转过身来，只见卫斯理表情怪异的站在门边。

白素斥道：卫！你要干什么？

满脸充满猥亵淫秽的卫斯理，暧昧的笑了笑并不回答，却张开双手，作势要扑将上来。

白素见他阴阳怪气的模样，心中又好气又好笑，当下佯怒道：你别乱来呕！

当心给你苦头吃！

卫斯理没吭气，自身后一把搂住她，就搓揉她柔嫩的乳房。

白素身子一扭想要挣脱，但卫斯理大力的拥着她，并亲吻她耳垂脖颈。

白素心想，也好久未亲热了，便柔顺的依着他。

卫斯理的动作大异平常，显得粗暴而鲁莽，但在习於过去模式的白素而言，却感到有种另类的煽情滋味。

卫斯理一边抚摸亲吻，一边将她拦腰抱起，走进卧室。

情欲渐起的白素，闭目仰卧在床，默默享受着夫婿迥异以往的怪异爱抚。

卫斯理一反常态，大展口舌之技，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情形。

灵活的舌头，游移在方寸之地，竟是花样百出，推陈出新。

白素一向淡然的欲情，如今却像火上加油一般，猛的燃烧了起来。

她双手紧紧的拽住卫斯理的头发，下体也无意识的扭动挺耸，保守的她，难得的发出了愉悦的呻吟。

突地她全身一颤，娇躯紧缩；卫斯理竟然舔呧她的肛门，这是从所未有的全新经验。

她既感奇怪，又觉得舒服，丝丝的酥痒由肛门直往心坎里钻。

拘谨的她虽极力压抑，但下体却如春潮泛滥一般，涌出了大量的淫水；敏感的身体，也在波涛汹涌的欲焰狂潮下，悄悄的经历了一次，迥然不同於以往的高潮。

卫斯理凶猛粗暴的，分开她修长嫩白的双腿；他腰肢一挺，阳具已顶住了湿滑的阴门。

荡漾在官能之波下的白素，满怀期待的微耸丰臀，准备接受彻底的进击。

阳具划开娇嫩的阴唇，缓缓没入了阴户。

白素只觉下体阵阵舒畅，不禁深深体会到，身为女人的快活。

此时卫斯理忽地叹息道：小屄真是又嫩又紧！可惜这家伙的棒子，比我差得远了，要不然，可有你乐的了！

白素闻言大吃一惊，这根本不是卫斯理的声音与口气，可是却又明明出自卫斯理之口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她惊道：你是什么人？同时双手推拒，阻止最后的突破。

卫斯理粗暴的掐住她的脖子，一边使劲，一边道：你这臭婊子！老子已进了门，还问老子是什么人，老子非操死你不可！

白素见情况危急，也顾不得自己的动作，会加速阳具的进入。

她两腿高翘，猛地一弯，一式钟鼓齐鸣，两腿膝盖自左右两边，狠狠击向卫斯理的太阳穴。

只听砰的一声，卫斯理已趴倒在白素嫩白的奶子间。

但就在同时，坚挺的阳具也在她的大动作下，深深的刺抵她的花心。

白素只觉火热粗壮的肉棒，贯穿下腹，那股酥酥、痒痒、酸酸、麻麻的快意滋味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。

她一时之间，竟然舍不得放弃，而有挺身相就的冲动。

但经过短暂的天人交战，她终究克服了激荡的欲火，一把推开趴伏身上的卫斯理。

白素迅快翻身而起，拿起一条内裤，就套在卫斯理头上。

她心想：就算你是恶鬼附身，这下子秽物罩顶，你一时也作不了怪吧？

卫斯理睡梦中忽觉头部疼痛，不禁醒了过来。

他发觉自己竟然目不能视，一惊之下，连忙翻身而起跃下了床。

他一个夜战八方式，先求自保，而后扯下罩住头脸的遮蔽物。

眼前一亮之下，只见白素赤裸身体，正全神戒备的望着他；而他手中扯下的东西，竟是白素的粉红三角裤。

他莫名其妙的愣了会，愤愤的道：白素！你在搞什么鬼？

白素丝毫不敢松懈的问道：卫！是你吗？

卫斯理火冒三丈的道：不是我，还有谁？

折腾了半天，终於搞清楚状况，卫斯理不禁暗暗心惊。

这是什么鬼玩艺，竟能占用自己的身体，意图奸淫白素，并且还几乎得逞。

而自己事后却毫无所觉，茫然不知。

他脑中忽地灵光一闪，恍然大悟。

张杰定是在此种情形下，杀害了方华。

他发掘到事实真相，兴奋的抬头望向白素，只见白素轻轻的向他点点头，显然同样悟出了其中的道理。

俩人讨论了许久，突然想到一个严重问题；如果这东西能随时侵入卫斯理体内，那白素的处境岂非危险异常？

万一…卫斯理慎重其事的道：素，在这件事未了结前，我们约定暂时不要亲热。

这样，如果我突然要求亲热的话，你就知道是那鬼玩艺附身了。

哼！你要是真让那东西给…我可受不了！

白素见他醋劲十足的模样，心里不觉甜丝丝的感到温馨，当下俏皮的道：你酸溜溜的紧张什么？再怎么样，也还是你的身体啊！

卫斯理急吼吼的道：那怎么行？这根本不一样吗！

白素就想看他吃醋的样子，於是又笑逐颜开的道：你倒说说看，有什么不一样？

卫斯理见白素喜孜孜的娇憨神态，知其有心作弄，不禁怒道：你又跟我胡闹，我可是说正经的！

游魂（下）

吴义发觉自己，越来越需要依赖人体，来躲避日益灼热的阳光。

初时，他对阳光并不过於畏惧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已无法再直接暴露於阳光下。

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亡，但却丝毫感受不到死亡的滋味；他除了没有实际的形体外，其他方面一切如常，尤其是对女人的需求，反而比生前还要来得炽烈。

但是寻找人体寄宿，却也并不简单；他一定要趁对方昏迷或沈睡时方能进入，对方一清醒，他立即会被一股大力弹出。

他也试过侵入清醒状态的人体，或是赖在寄宿体不出来，但屡试屡败，根本无法如愿。

人们都认为鬼是神通广大的，但对他这个鬼而言，在某些方面，反而远远比不上那些怕鬼的人们。

不过有一点却让吴义相当的满意，那就是再多的警察，也捉不住他，而他却可利用鬼的特长，去陷害他们。

嘿嘿！像那个警察总监张杰，现在就很惨，被当成杀妻嫌犯。

哈哈！他那老婆可真不错，细皮白肉的，搞起来还真带劲…他想到这，不禁乐的发出了几声鬼笑。

但不一会，他又感到十分的懊恼。他妈的！昨天那个女人才真是可惜，就要到手了，偏偏一下又被震了出来。

也不知道那娘们怎么搞的，为什么我会被震出来呢？

原来这鬼也和人一样，没见到的事，他同样也不知道。

那天白素一招钟鼓齐鸣将他击昏，他就从卫斯理体内跌出，当时他搞不清楚，现在还是一样糊涂。

当然读者可能会怀疑，以卫斯理的身手，如何会轻易被白素击倒？

要知鬼魂侵入人体，只不过是暂时借用宿主的身体，并不是其本身变成宿主。

因此他所拥有的能力，亦只相当於其生前的水准。

所以白素当日击昏的乃是吴义，并非是身手矫健的卫斯理。

卫斯理、白素夫妻二人，将自身遭遇及推测结论告知黄堂，黄堂大为惊讶。

他耽心的道：俩位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这吴义的资料显示，他作案一向是不达目的，绝不罢休的。

有一位受害者，曾被他连续侵扰多次，均未得逞，但最后还是为他所害。大嫂，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啊！

吴义对白素迷人的身体，确实无法忘情。

那棉软坚挺的双乳、浑圆润滑的美腿、耸翘丰盈的臀部……在在均激起他无比的欲望，尤其是那鲜嫩、紧窄、温暖、润滑的诱人小穴，更是让他念念不忘。

那天濒临突破边缘时，他透过卫斯理的下体，对於白素穴内紧绷的弹性，吸吮的力道，已有深刻的体认。

那种销魂蚀骨的快感，使他神魂颠倒，他下定决心──非要搞到这个女人不可。

卫斯理、白素与警方密切配合下，虽对吴义的状况有相当的了解，但面对这个虚无缥缈的游魂，却仍是不知从何下手，目前唯一的办法，似乎只有耐心的等待。

但俩人的个性，都不是甘於被动的；因此连袂拜访了，当世仅存的捉鬼大师锺馗。

这锺馗本名叫锺自强，但因捉鬼出了名，大家都锺馗、锺馗的叫他，久而久之，他乾脆就正式改名为锺馗了。

俩人认为像这种小CASE对捉鬼大师而言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，小事一桩；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

锺馗道：以捉鬼而言，最困难的就是游魂。

人有户籍，鬼有鬼籍，阴间也和人世一样。

而游魂就如阳间的无户籍人口一般，到处飘荡没有确实的居住地，除非你们能确定，某时他会在某地，否则要抓他是很难的。

如果只是单纯的防止他侵害，那倒是很容易；我画两道符，你们带在身上，他就无法近身了。

俩人听了大感失望，卫斯理道：我们俩倒无所谓，主要是怕他继续作怪，又多了无辜的受害者。

锺馗道：其实你们也不用太过耽心，这游魂如无鬼籍，在七七四十九天后就会魂飞魄散，消失的无影无踪…到时候，自然也就无法作怪了。

吴义这两天藏匿在浴室之内，可真是眼福不浅。

白素如厕、沐浴的妙姿，均清楚落入他眼中。

那活色生香的冰肌玉肤，雪白诱人的丰润胴体，激得他欲火如焚忍无可忍。

他试图上去搂抱抚摸白素，但却都穿过白素的身体，而无法如愿。

他心想：必须要尽快找个宿主，否则光看不能吃，岂不是憋死我这个色鬼了？

机会果然来了，这晚白素沐浴，她的宠物北京狗花妞，在浴室门边呜呜的直叫。

白素开门放它进来，花妞兴奋的直往她身上磨蹭。

白素爱怜的抚摸它，并以慈母的口气道：你这个小坏蛋，又想和妈咪一块洗澡，是不是？

花妞撒娇似的低吼了两声，伸出舌头便猛舔白素。

白素蹲下替花妞洗澡，赤裸的下阴正对着花妞，花妞在本能驱使下，自然的向发出异香的部位舔呧。

白素给舔的娇躯乱扭，咯咯直笑。

她娇声斥道：小坏蛋！你不乖，妈咪不给你骨头吃！

花妞凭着兽性的直觉，知道主人并未生气，因此摇头摆尾的继续舔呧。

它越舔越来劲，面泛桃红的白素，也逐渐领略到个中滋味。

白素一向疼爱花妞，简直就当它是子女一般，就是晚上就寝，也经常搂着它一块睡。

由於卫斯理经常赴世界各地，寻怪访异，花妞实质上已成为白素最亲近的伴侣。

平日里，花妞也会往白素下体嗅嗅闻闻，但像这般贴近，直接的舔呧，那还是头一遭。

白素那里知道，此刻眼前的花妞，已成为吴义新的宿主。

原来吴义突发奇想，试着附身花妞，结果竟出乎意料的顺利。

不知是花妞形体小，还是狗狗灵性较低，他并没费什么劲，就进入清醒的花妞体内。

虽然花妞体内，隐然有股抗拒的力量，但比诸人类，那可是差的远了。

化身为花妞的吴义，一面舔着那娇嫩的下体，一面在心中赞不绝口；他真是从来没见过，像白素如此漂亮的阴户。

白素那儿，肌肤细白柔嫩，阴毛黑亮光泽，两团微隆的嫩肉，中夹鲜润的细缝。

除非像如今蹲坐的姿势，或是将嫩肉掰开，否则根本看不到她的阴唇。

白素的阴唇，迥异於一般女子的黝黑、肥厚。

她那玲珑细小的两片阴唇，色呈粉红，娇艳欲滴，就像展翅待飞的彩蝶一般，惹人怜爱。

吴义贪婪的用心舔呧，他以高超的技巧，配上狗儿粗糙的舌头，使白素全身，起了一阵阵的快意颤抖。

飘飘欲仙的白素，一方面耻於自己，放纵的让花妞舔呧；另一方面，却又舍不得放弃，这种奇妙愉悦的滋味。

在矛盾的心情下，感官的刺激愈发强烈，她不知不觉的由蹲而坐，仰靠在浴缸边上。

吴义透过花妞敏锐的舌头，发觉白素的穴内起了阵阵抽搐；那嫩白的大腿、浑圆的美臀，也不停的开合耸动。

他知道白素舒服到了极点，已经濒临了高潮。

他心中不禁暗骂：他妈的！这花妞要是只公狗那该多好！

过了会他又想：干！就是公狗也没用，体形这么小，狗屌大概比牙签也粗不了多少，他妈的……端庄正经的白素，岔开嫩白的大腿，放任的让花妞舔着。

她从来没想到狗儿的舌头，能带来如此愉悦的滋味。

不同於交合的快感，来势汹汹；白素体内突然涌出滚滚热流，一时之间阴精、尿液齐喷。

她只觉自己就像崩溃的太阳，化成千千万万个火球，在瞬间，完全迷失了方向。

白素起身清洗下体，见花妞仍是紧挨着她磨蹭，不禁斥道：你这小坏蛋！舔了老半天，妈咪腿都软了，你还没吃饱啊！

花妞咿咿呜呜的低声哼着，似乎在说：人家还要嘛！白素不再理它，收拾清理乾净，回房睡觉去了。

一早起来，见桌上留了张字条。

素，有急事赴菲律宾，卫…白素心想，卫斯理不知又发现什么怪事，走得如此匆忙。

她对此种状况早就习以为常，因此也不以为怪。

卫斯理在不在，丝毫不影响她独特的生活步调。

这几天吴义的游魂，似乎颇为安分，没再发生新的奸 杀案件。

但警方对前几桩案子，却仍是毫无进展。

白素到黄堂那转了圈，见没什么新资料，便打道回府纳凉去了。

她开了冷气，躺在沙发上，喝着冰凉的葡萄柚汁，只觉全身无比的畅快。

突然一阵晕眩感击向脑门，她暮然警觉，莫非是果汁让人下了药？

她慌忙起身，找寻锺馗送的那两道符；因为直觉上她认为，定是吴义那游魂搞的鬼。

白素晕倒在书桌旁，花妞惊疑的嗅着她的面庞，此时管家老蔡走了进来。

花妞冲着他直吼，老蔡一脚将它踹的老远，而后将白素抱起放置床上。

他低呼：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半天不见白素回答。

他脸上表情忽变，阴沈沈的道：这回我看你往那跑？

今天老子非把你这紧窄的小嫩穴，捅成个大窟窿不可…嘿嘿……由於白素居家并未穿着胸罩，因此他扯下白素的丅恤时，砰的一下，两个白嫩嫩的奶子，便蹦了出来。

那红樱樱的奶头在白嫩的乳房上，颤巍巍的直抖，充分显示出乳房的美好弹性。

老蔡伸手揉捏了起来，那股滑腻棉软的触感，使得他的裤裆迅速的鼓了起来。

毫无疑问，吴义又附在老蔡身上了。

他贪婪的猥亵白素丰美的乳房，又揉、又捏、又搓、又吻，舔舔唆唆的弄了一阵，注意力又转移至白素的下半身。

他拉下白素的长裙，那双浑圆洁白，丰润匀称的美腿，便裸露在他的眼前。

此时白素身上，仅余一条棉质的白色三角裤，遮掩住诱人的私处。

美腿玉足再次吸引住吴义，他目标一转，针对腿足处下功夫。

白素醒了过来，但是全身酸软，无法动弹。

她感觉有人抚摸她的大腿，吸吮她的脚趾，酥酥痒痒的滋味，真是又恶心，又奇怪，也说不出是难过还是舒服。

她勉强挪动头部，看见老蔡正津津有味的，舔着自己的足部。

她啊的惊呼出声，老蔡抬头露出邪恶的眼神，缓缓的站了起来。

一向熟悉亲切的老蔡，如今在白素眼中，显得可怕万分。

他一面狰狞的冷笑，一面脱下裤子两腿分开，站在白素上方。

六十多岁的老蔡，那胯下之物，简直巨大的惊人。

仰卧在他两腿间的白素，看得目瞪口呆小嘴大张，一时竟合不拢来。

这看在吴义眼中，无疑是深具诱惑力的邀请。

有意羞辱白素的吴义，蹲了下来，那根庞然大物，也瞄准了白素的樱唇。

白素厉声斥道：你要是敢放进来，我一口就把它咬断！

吴义一听，倒也不敢造次，他嘿嘿一笑，将白素两手上提压住，一低头，就亲吻白素的腋下。

白素的腋窝细白柔嫩，配上几丝柔软的腋毛，显得性感无比。

吴义嗅着腋下的汗香，不禁益发的兴奋。

他粗大的舌头一伸，开始卖力的舔吮。

那种搔痒的滋味，真是异乎寻常，绝无仅有；白素痒得全身乱扭，竟然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。

此时吴义扶着老蔡的北方大肉棒，淫秽的道：你的小嘴既然不肯服务，咱们就试试你的奶子。

嘿嘿！你的奶子总不会把我的肉棒咬断吧？

说完他将那粗大的阳具，置於白素两个弹性十足的奶子之间，腰一挺便抽动起来。

由於阳具又粗又长，因此抽动时，那油光水亮的大龟头，便一下下的顶着白素的下颚。

白素被顶的几乎吐了出来，尤其是龟头顶端分泌的黏液，沾得脖颈到处都是，更令她感到恶心。

她不由自主的张嘴欲呕，吴义顺势便向她口中顶了进去。

龟头接触到温暖的口腔，唤醒吴义攻坚的决心，他身子向下一挪，欲待扯下白素的三角裤。

白素见情况危急，且自己体力正逐渐恢复，为争取缓冲时间，她勉强翻身趴伏，以便延滞对方的直接侵袭。

由於白素趴伏，因此吴义一扯之下，三角裤仅拉下后半边，但白素圆鼓鼓、白嫩嫩的屁股，已整个的露了出来。

吴义一见兴奋万分，他哈哈大笑的道：你前面既然不肯让老子搞，老子就先搞你后头，反正今天你这两个洞，一个也跑不掉！

他扶着老蔡那出类拔萃的粗大肉棒，猛一下就戳向白素的肛门，白素痛得臀部紧缩，冷汗直流，心中不禁惊惧万分。

吴义一顶之下虽未得手，但白素柔嫩的肌肤，却也带来舒畅的触感。

他两手一伸，按住白素的丰臀，一使力，便掰开那两团嫩肉。

白素螺旋状的菊花蕾向内紧缩，吴义一看就知道此处尚是处女地。

他兴奋得不分青红皂白，鼓足劲便乱顶一通。

白素只觉火热硕大的肉鎚，不停的撞击自己的后庭，一时之间，她真是又羞又怒，又惊又怕，但体力厂未复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此时吴义却又改变了进攻的方式。

他不再乱戳，而将阳具顺着股沟作平行抽动，如此一来，白素不再感到疼痛，但代之而起的却是更可怕的搔痒。

毕竟前庭后院仅只一线之隔，横冲直撞的肉棒，偶尔亦冲撞至白素娇嫩的阴户。

好在老蔡的棒鎚实在巨大，而白素的鲜嫩蜜穴又紧窄乾燥，否则恐怕三两下，吴义就已长驱直入，玷污了白素的清白身躯。

屡攻不下的吴义焦躁无比，他大力的翻转白素的身体，使她正面朝上，既而便粗暴的扯下白素的三角裤，欲待直入中宫。

谁知白素的下体陡然放射金光，一股大力伴随着金光，猛的一下就将他震出老蔡的身体。

他只觉神魂消散，衰弱异常，赶忙连滚带爬的，又躲回了浴室。

此时白素亦已恢复了行动能力，她翻身而起，见老蔡眼神焕散，迷迷糊糊的在那摇头晃脑。

她心想：老蔡赤身露体未免尴尬，解释起来又大费周章，乾脆将他击昏，还省得麻烦。

当下一个手刀劈往老蔡颈椎，老蔡哼也没哼，便昏了过去。

锺馗听了白素的叙述，开口道：照你的说法，这游魂已为灵符所伤，受创不轻，看样子也走不远。

这样吧，我去府上一趟，看看能不能除了他。

俩人进入屋内，这锺馗东嗅西闻，一下就锁定了浴室。

他在门窗上都贴了符，而后口中念念有词的，作起法来。

一会功夫，只见抽水马桶后方，冒出一股淡淡的清烟，瞬间，即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卫斯理一面抚摸白素柔嫩的乳房，一面说道：你也真是鬼灵精，怎么想到将符藏在那儿？

白素笑着道：这又有什么想不到的？

你们男人到最后，还不是就爱往那儿钻！

卫斯理笑道：我这就来钻了！

白素娇媚的道：小心点！我这儿还贴着符呢……

【完】

19209字节